

晚清小说

的新概念地图

颜健富——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晚清小说
的新概念
地图

颜健富——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 / 颜健富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4
ISBN 978-7-5596-1079-9

I. ①晚… II. ①颜… III. ①古典小说 - 小说研究 - 中国 - 清后期 IV.
①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0046 号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授权出版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7-7201

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

作 者: 颜健富

出版监制: 刘 凯 马春华

责任编辑: 周 杨 马 旭

装帧设计: 联合书庄 bjlhcb@sina.com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74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0.5印张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079-9

定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序 言

研究晚清小说，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个人断断续续研究了二三十年，至今未能成书。最近读完颜健富教授的大作后，决定放弃写专书的计划，因为我发现晚清文化的最关键性问题，在颜教授此书中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我乐观其成，不必再费心力了。

我认为晚清文学的最大难点是：这个时期（自 1895 年至 1911 年，特别是 20 世纪初的 10 年）受到政治和社会潮流的影响，生产了大量的文本，包括小说、诗词、翻译和其他“次文类”等，在风起云涌的印刷文化机制——书店和报章杂志——推动之下，为中国文学传统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更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奠定基础。然而，这个改变，表面上却看不出来，也不受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重视，由于它的文体仍然是旧的，文言白话兼用，但文字一般并不精炼，新的文类也好像不能登大雅之堂。后世学者必须花很多工夫整理、研究和评估，才能还其真面目。

多年来致力晚清文学和文化的学者不少，特别在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成绩辉煌。然而这些资料性的研究只能算是初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轮廓，也为文本的细读和分析做准备。前辈学者（包括阿英和鲁迅）大多只能泛泛而论，或选其中最著名的文本（如所谓“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

记》《孽海花》和《老残游记》）为例，但对于其他大量不见经传的作品则避而就轻或略而不谈，有待年轻一代学者进一步探讨。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可谓是此中的里程碑，他把晚清所有的重要文本搜罗几尽，分门别类详加分析，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此书仍然不免沧海遗珠，而且方法的背后是文学理论而非历史，所以对于某些关键性的问题未能兼顾。

什么才是最关键性的问题？简而言之，我认为就是晚清文学中时间和空间观念的改变，二者皆直接与历史背景有关。颜教授此书的重要贡献在于把晚清小说中“空间”——他用“概念地图”这个名词来概括——的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他下了极大的功夫，找到以前被学者忽略的文本，加以细读，发前人所未发的洞见。本书的第一章《“世界”想象：广览地球，发现中国》，就出手不凡。晚清的“世界观”是由“五大洲”的模糊印象急剧发展为“万国”的想象，并由此进入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这一大转变，可谓惊天动地。颜教授从大陆名学者如邹振环、熊月之、葛兆光等人著作出发，继续深入，从“奇境”和“异域”的分析及“远游”的叙事方式分研究入手，一步步展示出晚清的新世界观。最后又讨论梁启超译自日文的《世界末日记》（只差没有参考 Camille Flammarion 的法文原著），并引出大量学者忽略的文本和资料。颜教授不但开展了一个晚清小说研究的新视角，而且为这一代的学者建立了一个新的典范。

这个叙述空间的发展是渐进的，而且蕴含几个阶段和层次。一般学者大多总结为“家国想象”，意指晚清小说已经建构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然而它由何而来，如何建构，却语焉不详。其实在晚清文化的语境中对于“国家”“国体”和“民族”的论述，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见本书第六章），并没有完全体现西方学者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模式。中国如何从传统的“大

一统”帝国演变成现代的民族国家？在晚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如何显现？这是一个大问题。一般学者往往直接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论，认为晚清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已经筑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想象社群”，其根据就是安德森书中所讨论的“印刷文化”，特别是报纸。然而作为一种现代媒体的报纸又如何用来展现这个“想象社群”？安德森自己在书的第二章中分析得也不够完整，仅仅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共时性”(homogenous time)的观念，又语焉不详。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牵涉到一种时空相应的“共时性”，而这种共时性的主轴是一种社群共有的“现时”(jetztzeit)的时间观念和价值。换言之，新的空间的想象必须和“现代性”的时间观念连在一起才有意义，二者是互补互动的。安德森是研究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的历史学家，他在书中只用了一本菲律宾的小说为例，也只谈小说开头的一个宴会，消息传出来人人皆知，这是基于空间的叙述。他并没有仔细讨论这本小说的叙事技巧和文体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把叙事的想象时间和现实的时间挂钩的问题。他更没有谈菲律宾小说的叙事技巧，只略略带过这本小说如何打破西班牙小说传统的问题。小说可以用报纸作为媒体连载，但其形式不等同于报纸，所谓“想象”，势必要依赖小说本身的“虚构性”。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在安德森的下一本书《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中才做了补充。

研究中国文学的不少学者立刻借用安德森的理论，似乎有点仓促而草率。其实晚清小说的坐标系统仍然是传统的“老大帝国”，小说中的“中国”的空间观念更是从传统演变出来的。晚清的大量翻译和小说的贡献在于：它把想象的中国版图和“世界”的观念和想象接轨，用作者颜健富的说法，就是“以‘末日记’与‘未

来记’的极端叙事场景，将‘中国’置入‘世界’的坐标，重新想象 / 评估 / 定位中国的位置”（页 60）。这一过程，在各种小说的新文类（或可称之为新创的“次文类”）中逐渐展现，从“远游”到“冒险”到“乌托邦”和“仙人岛”，琳琅满目，在颜教授书中皆有精彩的分析和描述。对于此类小说，颜教授在第二章《“冒险”精神：何迥〈狮子血〉“支那哥伦波”的形塑》和第五章《“仙人岛”转调：论旅生〈痴人说梦记〉的空间想象》中，以两本不受重视的文本为例做了极为细致的解读。而第四章讨论的正是“乌托邦”的概念旅行和由此而生的叙事问题，从西方乌托邦的传统脉络一路推演下来，经由严复、梁启超和马君武的翻译，进入晚清小说的叙事语境，并举出大量文本资料为例。我认为这一章是本书的精华。第六章《“身体 / 国体”观：“病体中国”的时局隐喻与治疗淬炼》则把域外的乌托邦世界收入中国，而进一步讨论国家和国体，和与之相关的国民和国民性（第七章）问题。虽然大部分的篇章皆曾以单篇学术论文在学术刊物发表，但纳入本书后，自成体系，可见这些表面上单独的课题是互相连贯的，不仅如书名所言，织成了一个“概念地图”，还隐含了一个“论证”（argument），几乎无懈可击。从我的研究立场看来，只差没有仔细讨论上面所说的叙事时间问题，以及它如何和叙事空间连接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关于“乌托邦”的资源相当匮乏，因为传统的时间观念不是直线向前进行的，在朝代更替的“轮回”（cyclical）观影响之下，中国传统的乌托邦模式不是前瞻未来世界，而是对于过去的憧憬，如《桃花源记》。除此之外，中国一向以“中土”自居，对中土以外的世界兴趣不大，虽有不少神话传说，但描写依然不足。“天朝”的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天朝”之西是昆仑群山，“天朝”以东是海，传说乃仙岛所在。晚清作者把这些“异域”或“奇境”和西方的海洋世界接轨并赋予现代意义，

已经很不简单。但如何在叙事上展演？这不仅是观念的改变问题，也牵涉到小说叙事的时空模式和方法。

我认为晚清小说家在“空间”想象方面的发展远远超过“时间”转换的描述，前者的开展时有新意，而后者似乎没有随之而改变。这一个“矛盾”现象，使得晚清小说在总体上既“进步”又“退步”，王德威以英文“involution”一词概括，这是一种文学理论的语言，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可以视之为时空落差的问题。在此我只能简单地提出几点假设和论证，希望以后继续深入研究。我的初步假设是：随着地理思想观念（也就是空间观念）的改变，晚清小说中叙事方法势必自觉或不自觉地也调整 and 改变，但策略如何？

意大利学者莫瑞提（Franco Moretti）认为：文学形式的“进化”（他自认是文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徒）不是突变，而是“渐变”，而且变的不是主要文类，而是往往不受注意的“枝节”；小说作者不是建筑大师，而是“泥砖匠”（bricoleur），其“新意”也往往不自觉地出现在这种浑水摸“泥”、堆堆砌砌（bricolage）的叙事方式之中，而取得另一种新的作用，他称之为重新转变文体功能“refunctionalization”。^[1]我觉得莫瑞提的这个理论倒颇适合晚清小说的叙事实践。总体而言，晚清小说在形式和语言上还谈不上全然创新，然而在某些小节上是否可以窥见一点变革的端倪呢？

晚清的作者显然从翻译小说中学到不少叙事的方法，和传统不尽相同，但表面上并不显眼。在这方面，林琴南功不可没，他虽不懂外文，但仍然在翻译的过程中或删或改，解决了不少中西小说叙事上的分歧，例如他的译文不用章回小说每章开端的诗词对联；有时把叙事者“我”的姓名直接道出（如《茶花女》）或加

[1] Franco Moretti, *Modern Epic: The World-System from Goethe to García Márquez* (New York & London: Verso, 1996), pp. 19—21.

上注解，但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西方小说叙事观点的问题。刚过世的美国名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就曾写过论吴趼人小说中的“叙事者”的专文，认为其角色和功能皆已改变，介入故事的主动性加强了许多。吴氏在《九命奇冤》故事开头用倒叙手法，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是叙事枝节上的例子。除此之外，与本书主旨更相关的当然是叙事时间的问题。在这一方面，颜教授没有多说，容我补充几句，或可作为此书主题的一个“变奏”。

本书的第五章论《痴人说梦记》的空间想象，十分精彩。故事从秦始皇派方士寻找仙山的架构上，衍生叙事，但其时间架构很传统，以贾父所做的一个梦开始，然后是子辈人物贾希仙寻找父辈的仙人岛，终于在海外寻得，显然将传统的仙人岛“接枝”到现代乌托邦。只不过内容变了：耕田种地、免课税等传统议题，被科技和民主的理想社会所取代。颜教授从“空间”的角度逐步推演这本小说中涉及的地理和“中国中心”等内容和价值问题，最后归结到此书可以作五四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议题的先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还要用如此传统而保守的父亲的梦作叙事的幌子？何不干脆从儿子的主观观点直接切入，或从一个第三者的客观观点直接叙述航行异地发现异地乌托邦的事？诚然，本书第二章讨论的《狮子血》中已经露出某些端倪。颜教授引了我的话说：“小说叙事技法未必成熟，可是颇有‘泥砖匠’的堆砌之功。”（页63），其实是我取自莫瑞提的“泥砖匠”说法，叙事用倒叙手法，呈现不同于“故事时间”的“叙事时间”，但“未必能切合时人的阅读习惯”。也许这恰是这本小说创新但未受重视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好迎合当时的读者，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小说的启发；一方面用中国传统的“梦”作为幌子，另一方面又把其一部分内容变成“乌托邦”，于是把将来和过去接上了。然而仍然是一种“半吊子”的手法。

从负面的角度看，作者在讨好读者“约定俗成”的阅读习惯

的同时，也把小说的“现代性”拖累住了。换言之，它的叙事时间比不上叙事空间那么新颖。吴趼人的小说《新石头记》更是如此：第一部先用贾宝玉的一个梦作时间的“虚构幌子”（fictional frame），把故事先带到“现今”（小说写作的“共时”），描写晚清各种“维新”趣事，然后在第二部突然进入一个新世界，于是“贾宝玉坐潜水艇”的场面出现了，还有气球、地铁、火箭、大炮等新奇科技和武器，但展现的“理想国”依然是道家的“小国寡民”农业社会的雏形，只不过卫生和科技设备更先进，但道德价值还是儒家挂帅。且不谈其内容，从叙事方法而言，其时间转换——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过程十分模糊，也是用一个梦交代。总而言之，“梦”取代了时间的变迁。这在中国传统说部——从唐传奇到晚清小说——中屡屡出现，已不足为奇。但鲜有梦到将来世界的。董说的《西游补》算是一个例外，内容中有一小段描写孙悟空一个跟斗掉进“将来”，但没有详叙，未几又回到过去世界。梦的作用并非与导引将来有关。

西方的乌托邦小说引进中土时，有的也以梦作为幌子，但价值和作用大不相同。传教士李提摩太引进中国的美国科幻小说《回头看纪略》（*Looking Backward*），^[1]描述的是20世纪的理想世界（波士顿），主人公在1887年（即作者写此书的年份）做了一个梦，到了小说结尾（2000年，20世纪最后一年，也是21世纪第一年）他梦醒了，时间坐标十分清楚。妙的是在故事结尾，主人公应该回到19世纪他写作的年代（1887），但随后发现原来那也是一个梦，2000年才是“现实”。这个结尾有点牵强，但明显指出作者对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的向往。另一本有关将来世界的小说，较《回

[1] 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这本小说至今在西方还算是经典，不断重印。

头看纪略》更早，作者是荷兰人，书名叫作 *AD 2065*，指的是此书出版后一个世纪。小说也以叙事者的梦开始，进入未来世界的伦敦，在第一章就发现伦敦的大钟有三种世界时间的时针！然而中译本《回头看纪略》（译文典雅，并有详细注解）也没有受到当时读者注意，反而在日本掀起一阵“未来学”的思想波澜。

众所周知，《回头看纪略》这本小说直接影响梁启超写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本小说第一章开头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定在“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然后倒叙回去。然而，故事没有持续，第二章转为两个人物的辩论，第三章更“离谱”，改叙当时的上海，和原来的主题完全不符。虽然梁启超早在1899年末写的《汗漫录》（夏威夷游记）中已经提到中国应该改用西历的必要，理由也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接轨（基于空间的考虑），但他并没有用这本创作为“未来学”铺路，或为中国的乌托邦小说奠基。

与乌托邦对应的“末世”小说，似乎对梁启超更有吸引力。他从日文翻译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世界末日记》，颜教授在书中也讨论到了。值得注意的是：梁把这本小说作为“进化论”的反面教材，和原作者的旨意不同，而且着重的也是地理“空间”——地球冷却后世界的凄惨景象。但故事开头的坐标（从地球有生物，凡二千二百万年，到人智开发期二百万年）并不明确，这个“将来”太遥远了，文后又加上“译者注”，大谈佛家华严宗，道德意味甚浓。而包天笑杜撰的同名小说则干脆把时间设在“一亿万而后”，更是遥不可及，内中还有一位“老博士”，自称笃信释氏轮回之说。其他不少以将来世界为题的小说，如《乌托邦游记》《电世界》《空中战争未来记》，多注重科技和战争武器的描写，对于时间语焉不详，故事也往往不完整，或没有写完就被腰斩。

对我而言，19世纪以降的西方小说叙事技巧的理论背景，就是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时间是“往前走”的，由过去经现在而未来，

这种“直线前进”(linear progression)的观念和价值,取代了远古(荷马史诗时代)的“古今不分”(本雅明的“共时性”homogenous time的原意)和“轮回”观念。西方小说的发展和演变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分不开,有了“直线前进”的观念,小说叙事才会有“倒叙”的必要,也才会出现“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当然后者又和基督教的末世(apocalypse)传统有关,才会产生“未来记”与“末日记”两个极端。晚清的小说家对此无甚敏感,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并非如此。即使有例外,如《狮子血》,其着重的依然不是时间而是空间的细节。倒叙手法基于时间的先后,《狮子血》的目的并非如此,反而用在侦探小说,可与制造悬疑和紧张的题材相契合。吴趼人的《九命奇冤》开头用了倒叙手法,可惜技巧也不佳,并没有达到莫瑞提所说的“refunctionalization”功效,原因是作者本人相当保守,不见得赞成现代性,否则当可从倒叙手法发展到不同的主观观点。

总而言之,研究晚清文学,十分辛苦,必须阅读大量作品,沧海捞珠。难得颜健富教授抓到了一个最关键性的空间问题,并找到被忽略但值得我们重视的“冷门”作品,细加分析,将之置于晚清到民初的文学史脉络中,功力深厚,也功不可没。

李匯覽

2014年8月20日于香港九龙塘

目 录

序 言 01

导 言 001

一、“概念地图”的转变 001

二、晚清“新小说”方案 005

三、从“身体”到“世界” 007

四、各章结构安排 010

（一）世界 010

（二）乌托邦 012

（三）身体 / 国体 013

五、各篇章出处 014

第一章

“世界”想象：广览地球，发现中国 015

一、前言：思考的起点 015

二、晚清文艺圈：“我愿共搜索世界之奇境异境” 017

- 三、“异域”表征：“话说天下五个大洲” 026
- 四、范式转移：“远游”叙事 035
- 五、末日 / 未来记：以“世界”坐标重观“中国” 046
- 六、结语 056

第二章

“冒险”精神：何迴《狮子血》“支那哥伦波”的形塑 059

- 一、前言：“泥砖匠”的堆砌 059
- 二、“哥伦布”传播：从宗教人格到冒险精神 064
- 三、杂混伎俩：“支那哥伦波”的形塑 071
- 四、绕行地球：“东亚病夫”的正名 079
- 五、开荒拓野：“非洲”场景的突破 089
- 六、结语 098

第三章

“忠义”争夺：论晚清“水浒传”的忠义堂与新旧世界 105

- 一、前言：聚焦“忠义” 105
- 二、水浒精神：遮蔽与彰显 107
- 三、争夺：忠义难两全？ 113
- 四、正名：“忠义堂”变轨 121
- 五、认同：新旧两个世界 129
- 六、结语 136

第四章

小说“乌托邦”：概念旅行、叙事展演与文学史反思 139

一、前言：现实与理想的对照 139

二、概念旅行：“乌托邦”的翻译 142

三、叙事展演：“小说”乌托邦 150

四、文艺脉络：乌托邦视野的发生 157

五、新小说话语：乌托邦书写的位置 165

六、结语 170

第五章

“仙人岛”转调：论旅生《痴人说梦记》的空间想象 173

一、前言：旅生的“痴人说梦记” 173

二、“地理大发现”与晚清知识界 176

三、“父子”关系：从“仙人岛”转向“镇仙城” 180

（一）寻找者的身份 183

（二）寻找动机 185

（三）交通装备 186

四、新地理观：天下为家 / 天下无家 188

五、如何现代？“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先声 194

六、（反）解放的图景：乌托邦？反乌托邦？ 202

七、结语 209

第六章

“身体 / 国体”观：“病体中国”的时局隐喻与治疗淬炼 213

一、前言：身体 / 国体观 213

二、身体时局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216

三、小说诊断学：“回春妙手，救国良医” 225

四、魂体对比法：“化分我旧质而铸我新质” 234

五、结语 246

第七章

“国民”想象：从晚清到鲁迅小说的“新中国”与“铁屋子” 249

一、前言：“国民”反思 249

二、“国民”奇观：词汇的流变 252

三、觉醒与昏睡：从“新中国”到“铁屋子” 259

四、梦想与噩梦：从“未来”到“过去” 267

五、救赎框架：“国民”的功能论 273

六、结语 282

结 语 285

引用书目 291

导 言

一、“概念地图”的转变

当传统“万国衣冠拜冕旒”、享尽“天朝荣光”的空间想象破灭，“中国”不动的“定位性”被迫延伸与流动，打破“万邦为首”的稳固位置。时人纷纷反思传统“天下”观，提出新知，如魏源《海国图志》指出“中国”不代表天下中央，“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1]徐继畲《瀛寰志略》抛弃棋局的观念，改采“地圆”说。^[2]“五大洲说”的传入，进一步冲击“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地理想象，激发时人极具形象性的“世界”论述，如魏源指出“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者之旷识”，^[3]梁启超指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使将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4]从“广览地球”到“世界人”等证词，反映“天下观”到“世界观”的转向，已非传统的“华夷之辨”所能概括的新格局。^[5]就张德彝《航海述奇》、李圭《环游地球

[1] [清] 魏源撰，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卷74，页1849。

[2] [清]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地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页1。

[3] [清] 魏源撰，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卷76，页1889。

[4] [清]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册，收入《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北京：中华书局，1991），原卷第35期（1900.2），页2257（页1a）。括弧内的页数乃是原刊页码，以下皆同。若是重印本与原刊页码同，则不另括弧。

[5] 金观涛、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晚清民族主义形成的中间环节》，《二十一世纪》第94期（2006.4），页40—53。